

石尖 小说作品

槐花香

五月里槐花香
南河的水长又长
岸边的樱桃红
南湖的麦子黄
我送阿哥去战场
……

兰槐花在睡梦中似乎又听到了那首歌谣，是她朝思暮想的天亮哥唱给她听的。声音还是那样清脆嘹亮，像是被柱子山上的山泉水洗过一样。她还是站在那棵老槐树下，天亮哥的脸庞越来越清晰：四方脸、高鼻梁、大眼睛，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英气……她笑吟吟地刚一招手，那可爱的脸庞忽地就消失了。兰槐花从梦里惊醒，她打开灯，披上睡衣走到窗边，又打开窗户，闻到了那与夜色一起涌进来的淡淡的槐花香。她知道，槐花已经开了，她得去看那棵老槐树了。望着夜色中的柱子山，两行浑浊的眼泪从她的脸颊缓缓流下……

柱子山就在兰槐花家东南面，烧开一壶水的工夫就能走到山脚下。柱子山因山顶上一根高约三丈的石柱而得名。兰槐花小时候就曾听村里的老秀才讲过有关石柱的传说：东海龙王敖广欲把最小的十龙女嫁给玄龙，可是十龙女早就与镇守龙宫的神龟侍者私定终身。敖广知悉，大怒，要斩杀神龟侍者，十龙女以死相逼。老龙王便使出一计，许诺如果神龟侍者可以爬到柱子山的石柱顶上，便把十龙女嫁给他，但是有两个条件，就是神龟侍者在攀爬中必须变回原形且不能使用法力。神龟侍者为了心爱的十龙女，便开始了漫长的攀爬。他每爬高十丈，老龙王便施法术使石柱增高十丈……神龟侍者最后力竭，跌落石柱而亡，后来变成了巨大的龟石。十龙女得知后，悲伤之下一剑劈断了石柱。

柱子山周边的村民对这个传说是深信不疑的，兰槐花也是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神龟侍者在她心目中的形象是无比勇敢忠诚的，后来不知被谁“篡改”了形象，变成了一个夜间下山专吃不听小孩的话的“恶鬼”。可是，兰槐花却不怕，她从小就胆大，跟着男娃子下河捉鱼，上山网鸟。日本鬼子侵略家园的那几年，兰槐花经常跟着村里的男娃子一起用弹弓偷袭鬼子。后来，她参加了革命，就更加锻炼了她的英勇无畏的品质。兰槐花是柱子山的女儿，她从未离开过柱子山。

柱子山，从远处看，其实更像一头“卧牛”，山势并不险峻，山路蜿蜒而上。山上的泉水落下，便形成了瀑布，蔚为壮观。那山泉水清冽甘甜，就像天亮哥那清脆嘹亮的声音。兰槐花曾经在这里用纯净的山泉水为战士们清洗伤口，更洗过天亮哥的血衣；也曾于不经意间看过瀑布下光着膀子洗澡的天亮哥。她害羞得不行。那时，山花那么美，山风那么温柔……

山上的一花一草、一石一木，兰槐花都那么熟悉，特别是矗立在山脚下路口的那棵老槐树。老槐树下回荡着她铿锵坚定的入党誓词，更有让她一辈子刻骨铭心的伤痛。

每到槐花飘香的季节，兰槐花总是雷打不动地来到老槐树下，展开画板，画天亮哥，画他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

的样子……

其实，她的绘画技艺还是天亮哥教的。天亮哥曾经画过她，在五月槐花飘香的季节里，她穿着军装站在那棵老槐树下，她的心“怦怦”地跳，她的脸蛋儿第一次涨得那么红。那幅画，她一直珍藏着。

她要画出天亮哥英俊威武的模样，可总感觉哪里画得不像。

今天，她下定决心要好好画，画出天亮哥二十岁时英俊的模样。还是在那棵老槐树下，她收养的孙女兰思念帮她支起画板。兰槐花拿起画笔，凝神静气地开始勾勒天亮哥的轮廓。画了一张，不满意，撕掉，再画一张……游客如织，纷纷驻足观看，有的好奇，有的夸赞。兰槐花仿佛置身于世外，沉浸在人画合一的境界里。

接连画了数天，八十多岁的兰槐花也不觉得累。她耳不聋、眼不花，梳着齐耳的银发，身板还是那样硬朗。

这天，她画完画和孙女一起端详，突然一个男孩的声音从她们身后传来：“奶奶您画的这个人我认识！”

兰槐花正沉浸在画里，兰思念转过身看了一眼身后的男孩，微笑着问道：“你认识画里的这个人？”阳光帅气的男孩盯着画十分肯定地说：“嗯，我认识！”这时，兰槐花也转过身来，好奇地问：“孩子，你怎么会认识画上的人呢？是和你的家人长得像吗？”

男孩神情认真地说：“和爷爷家墙上挂着的我大爷爷的照片很像，我也画过他！”

兰槐花情不自禁地站起身，焦急地问道：“你大爷爷？他叫什么名字？”

“潘康才。”男孩很平静地说。

“潘康才？不对，不对，画里的人不叫这个名字。”兰槐花刚才明亮的眼神瞬间黯淡了下来。

“我大爷爷一直在外面读书，听我爷爷说，他读的是艺术学校，还没毕业就去参加革命了，后来就杳无音信了。”兰槐花觉得男孩眉宇间的神情像极了天亮哥。

听到这里，兰槐花心里一揪，她伸手去抚摸男孩的脸，仔细端详了起来，嘴里喃喃道：“像，高鼻梁也像。可是，名字怎么对不上呢？我想起来了，天亮哥曾说过，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叫潘康才，希望他健康有才，后来他自己改了名字，叫潘天亮，希望革命胜利迎接光明！”

兰槐花的情绪激动起来，她眼里已噙满了泪水，她紧握着男孩的手，声音也有些颤抖：“孩子，你叫啥名字？”

“我叫潘思明。”男孩回答。

兰槐花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绪，一把将男孩揽到怀里抽泣起来。许久，她才从激动的情绪中平复过来。她对男孩说：“孩子，你天亮爷爷就在我们的身旁。”

潘思明显然很惊讶，一时间他不知说什么好。

“孩子，你跟我回家吧，我要讲一个很长的故事给你和思念听！”那天晚上，兰槐花给他们讲了很久……

二

1948年的春天。柱子山上枪炮声震得老槐树上的槐花纷纷掉落。解放

军华东野战军某部三团三营奉命来到柱子山剿匪，经过激战，终于把以刘三刀为首的一股土匪围困在柱子山的石柱周围。张营长拿起喇叭朝山顶喊：“刘三刀，我劝你早点儿放下武器，我们的政策是优待俘虏，给你三分钟的时间考虑，如果继续顽抗，我们一定会坚决、彻底地把你们消灭掉！”

张营长的话音刚落，耳边一梭子子弹飞了过来。山顶上传来刘三刀的骂声：“老子才不信呢，有种打上来！”

“通信员，通信员呢？”

“到！”通信员小赵气喘吁吁地跑到张营长跟前。

“去把尖刀排排长潘天亮给我叫来！”张营长目光如炬。

不一会儿，潘天亮满头大汗地跑过来：“营长，你找我？”

“潘天亮，你们尖刀排的‘刀尖’怎么怂了？”张营长一脸愠怒。

“营长，土匪火力太猛，我们排已经牺牲六名战士了——”潘天亮神情有些哀伤。

“这股土匪盘踞在柱子山一带无恶不作，如果不灭掉这股土匪，我们怎么对得起百姓？！”

“是，营长，尖刀排坚决完成任务，保证半个小时内攻上山顶！”潘天亮声音洪亮。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战，尖刀排率先冲到山顶，终于消灭了土匪。战斗中，潘天亮被流弹击中右肩，可是他坚决不下火线，简单包扎后一直战斗到把土匪全部消灭。随后，战士们用担架把他抬到了卫生队。那时，卫生队就设在柱子村。子弹卡在潘天亮的肩胛骨里，由于失血过多，潘天亮被抬回村子的时候，已经昏迷了。卫生队队长连夜给他做了手术，把子弹取了出来。兰槐花专门照顾潘天亮，此后，他们彼此熟悉，直至相爱。在柱子山的石柱旁、老槐树下、小溪边，都留下了他们美好的回忆。

潘天亮文武双全、多才多艺，在战斗空隙里，他会教兰槐花唱歌和绘画。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一次战斗中，潘天亮被流弹击中腹部，他被抬到柱子山下卫生队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了。兰槐花是流着眼泪飞奔过去的。兰槐花的眼睛哭肿了，她把潘天亮紧紧地抱在怀里，呼喊着他的名字。弥留之际，潘天亮忽然睁开了眼，用微弱的声音说：“槐花，我不行了，下辈子，我，我再娶你吧……你要继续革命下去，把我埋在老槐树下，我想闻槐花的香味……”

兰槐花哭了三天三夜，部队要尽快转移，那晚，兰槐花和尖刀排的战士们一起埋葬了潘天亮，埋葬地点只有几个人知道。老槐树根深叶茂，兰槐花知道她心爱的人已经化成了老槐树的新枝。

兰槐花把潘思明看作自己的孙子。潘思明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大爷爷，还多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兰奶奶。兰思念也由此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兰槐花一生未嫁，在她六十岁的时候，收养了一名邻村的孤儿，就是现在的孙女兰思念。兰思念懂事、爱学习，兰槐花就一直供她读到大学毕业。兰思念毕业后，回县城当了一名中学音乐老师。

三

第二年，又到了槐花飘香的日子，

穿山甲

韩弘

山总写一手好字，这是山水集团的员工都知道的。

每年的表彰会，山总都会选一首唐诗，或一阙宋词，以篆书、楷书、行书、草书、隶书、魏碑等不同的字体，用最好的洒金宣纸，写成四尺或六尺的条幅，天头地脚都盖上著名篆刻家为他刻的印章，以最高的价格，请省城古云轩的首席装裱师手工装裱，再配个黄花梨的条盒，奖励给优秀员工。

去年，山总选的是王昌龄的《出塞

二首·其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前年，山总选的是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今年，他又选了王昌龄的诗。他喜欢王昌龄，喜欢那种雄浑、豪迈、高昂的气势。他铺宣，提笔，情不自禁地吟唱：“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山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余音袅袅，笔走龙蛇。

山总选的诗词都含“山”字，有一年，他选的是王安石的《游钟山》：“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烂漫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

二十八个字，含有八个“山”字，为了这八个“山”字，山总绞尽脑汁，写出来的每个“山”字都不相同。

山总说，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里，有二十一个“之”字，各不相同，我这八个“山”字也是各不相同，难度怕是不在书圣之下！

山总姓山，一生练得最多、写得最多、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山”字。

条幅装裱完，刚被拿回集团，集团的高层就迫不及待地聚在会议室，准备一睹为快。

条幅逐渐展开，大家围着山总，这个说，绝品啊，绝品！一年的工资能换这一幅就赚了。

那个说，极品啊，极品！这必将是载入中国书法史的作品。

新来的女秘书举着条幅，挎上山总的胳膊，脸贴着山总的肩，娇媚地说，快帮我照个相！

刚入职一年的小郑，二十出头，荣获最佳新秀奖。为鼓励集团的新员工，山总破例为小郑颁奖。

潘思明如约来到了柱子山下。他和兰奶奶约好了，每年的这个季节，他都会给兰奶奶画一幅画像。

兰槐花安静地坐在那里，潘思明拿着笔正在画板上勾勒着兰槐花的面庞。兰思念站在潘思明身后，时不时地“指点”一下，潘思明会偶尔回头深情地看她一眼。兰槐花坐在那里，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一阵山风拂来，槐花簌簌掉落，掉在了潘思明的头上，兰思念则走上前去轻轻地帮他掸掉。潘思明说：“思念，你唱一首歌吧！”

兰思念说：“就唱奶奶经常唱的那首吧。”于是，一首甜美动听的歌谣唱响在老槐树下：

五月里槐花香
南河的水长又长
岸边的樱桃红
南湖的麦子黄
我送阿哥去战场
一去就是三五年
阿妹只好心里想
……

兰槐花听着孙女的歌声仿佛又置身于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天亮哥的身影在她脑海里那么清晰，天亮哥的嗓音那么清脆嘹亮，天亮哥的笑容那么阳光灿烂。

兰槐花给天亮哥画了八张画，也让潘思明给她画八张画。在那棵老槐树下，她给他们留下了遗嘱：我最近总想起你们的天亮爷爷，他一直在树下等着我，他也肯定很想我。我走了以后，你们就把我，还有那些画埋在这棵老槐树下。思明、思念，你们都喜欢对方，如果相爱就在一起吧！

潘思明和兰思念的眼泪一串串地往下落，他们扑到兰槐花的怀里，兰槐花把兰思念的手送到了潘思明的手里，笑着说：“人都有一死，不要悲伤。起风了，我们回家吧，走，回家吧！”

又是一年槐花飘落的季节。那天，兰槐花没有去老槐树下画画，也没有出屋门。她穿上了放在箱子底的那身旧军装，还让孙女兰思念给买了大红喜字。晚上，她抱着潘天亮的画像进入了洞房。她很高兴，脸上荡漾着幸福的微笑。她跟两个孩子说：“思明、思念，今天是我一生中 happiest 的时刻！”

兰思念使劲儿地点头说：“是的，奶奶，今天是您一生中 happiest 的日子！”说着，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潘思明也红了眼睛。

兰槐花深情地看了他们一眼，轻轻地说：“我想和你们的天亮爷爷单独待一会儿，你们都出去吧。”

那天晚上，兰槐花抱着潘天亮的画像进入了梦乡，她看见她的天亮哥正骑着高头大马向她奔来……兰槐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她走得很安详，嘴角挂着微笑。

兰槐花下葬的那天，很多人都来送她，树上的槐花也纷纷落下。潘思明和兰思念给兰奶奶和天亮爷爷立了一块墓碑，墓碑上的遗像是潘思明给他们画的画像，是他们二十岁穿军装的样子，兰奶奶俊俏温柔，天亮爷爷则英俊威武，他们的目光炯炯有神，一直看着远方的大好河山。

后来，那棵老槐树被游客系满许愿的红丝带。从此，一对革命者感人的爱情故事便从这里传开……

春雨贵如油（组诗）

九登山人

无题

有一万支箭
穿过我的胸膛
我若存在
必将痛苦无比
我若虚无
定当为你缝补
箭羽上的伤

黑

这么多年来
别人一直说我长得黑
我却不那么认为
或许是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脸
我看到别人的脸是挺白的
但他们的内心
却不白

夜行金月湖

走在熟悉的木栈道上
月亮圆着，路灯亮着
当然还有更多的眼睛在窥视着
只是我看不到
夜色里的世界不是我的
我走在我的孤独中
抑或我在孤独中行走
不知道是不是一回事
桃花落尽，浓郁的紫丁香
正沉醉着忘我，此时我发现
我，也是香的

春雨贵如油

二大爷又让老伴儿去打酒
理由很简单
下雨天，喝酒天
二大娘忍不住又骂了一次天天杀的，这也太费酒了啊
这地要是种不上
来年我只能给你打雨水了

有你时的寂寞
和无你时的喧嚣

花，开在山谷
你看到了或是没有看到
花都在独自开放着
阳明先生说心外无物
你未见花时
此花与你同归于寂
你来看花时
则此花一下子明白起来
而有你时的寂寞
和无你时的喧嚣
你又能给我
什么样的解释

陀螺

张红艳

在时间的旋转轴上
小小的身体，划出一道银亮的弧光
每一次的颤动，都在
抗衡水泥地的冷硬与风的暗涌

命运的鞭梢抽打着你
将你推向生命的漩涡里
痛楚在旋转中
转化为内心强大的能量

沿着螺旋的纹路
你构建起永恒的平衡点
时针校准晨昏线的方向
所有的质疑声被逆风托举
旋转，成为你无声的誓言

直到最后一圈
你在地面上
完成自己的人生

